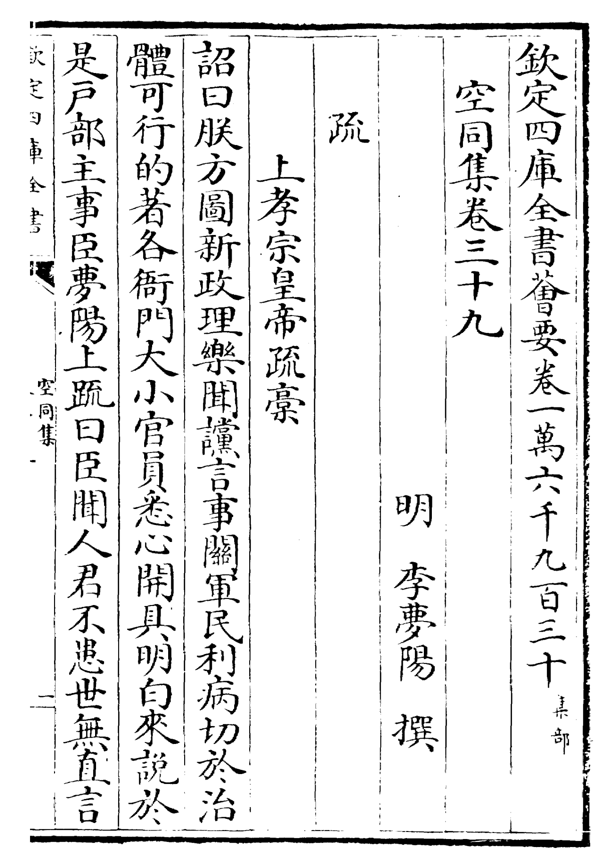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九百三十　集部

空同集卷三十九

明　李夢陽　撰

疏

上孝宗皇帝疏稾

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的著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是戶部主事臣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

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葢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覩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為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為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姦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

以知之陛下法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蔑以加矣飭躬勤厲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惓惓焉若將失之歟焉恒不自安也乃於是下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陛下真明君英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為之而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袪其害

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為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為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為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孰難得者時今覩可畏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為自全苟禄之計是懐不忠而欺陛下耳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坐惟陛下矜察哀憐俯賜觀覽焉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

謂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内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吶吶不吐詞則目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為善處是以轉相則傚翕然風靡為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

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屈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耻邪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耻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

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亾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翦臣故以為腹心之病夫倉廠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陛下以此輩為忠實可用邪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邪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擿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

行夫人情莫不遯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擿發姧尚有嚴心今其姧業擿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寵斥彼何所憚而不為乎筲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鈌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内通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勑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閹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矧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絶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菑害必至

菑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垂於上人心怨於
下而陰性狼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
臣故曰内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於此時拔廉直
奬忠鯁斥無耻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為安厭
禍以為福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議者必曰彼
曾不指實某忠某直某為無耻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
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即有小人相率而
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疾擇醫而治之者為愛身也

今某某有司幸擿發其姦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為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内官之權欲剷内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為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强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為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葢帶甲控弦者數

十萬馬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巳巳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馬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馬然其腰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

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内兵邪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内官者陰狡而狼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玆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内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内官衆之内兵又其専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為之寒心邪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内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

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為爪牙爭誇不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爝爝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禁園營把總號頭等自令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為歛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

百姓賢智者百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無賴而有司者不之恤也斂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剥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菑逋者不還居者縲紲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斂使之也夫内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

倍於前此何也蓋下者効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於前則戶工二部科泒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稱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乗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𨚫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嘗降詔㫖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泒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

莊場畿民之害臣伏覩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即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為已有乃輙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産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内舉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禄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秖以區區之

田損害赤子動揺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邪嗚呼亦甚矣昔魯廏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盖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塲與百姓爭阡而競畆尺分而寸剖之臣竊悲也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塲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聯妨廢本業耽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

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為巳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陛下忍為此邪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勑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誣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便六漸夫六漸者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為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

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靡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宂運之例宂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大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蹙於

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縻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為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内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孰匪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徧祭寺觀等勑給費修葺之是道

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於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内取則已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若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為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為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踰於餧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踰於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輸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於追繫

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踰於凍餒迫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邪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菑也然而哨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鬨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

之畜武庫之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趣此急選良有司卹飢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況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虞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令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為黜陟失制也夫明王

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廕者廕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廕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糜其賞不足以諷禽緣鑚刺之風既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

而為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蔭其子為丞臣不知報邪勸邪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汚並賞孰肯為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恡此一官則所謂敝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邪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為外與玩為之也夫外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筍

者舜為天子其父瞽叟殺人孟子以為士師執之為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為舜者不可私其親置者犯人王禮擅搶吏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邪以為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為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姦長姦長則政舛政舛則

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令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謗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為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為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

然雅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圮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為之也夫真人者大虛而為之名也今酒肉麤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為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

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陛下奈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佑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禳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為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僭者高皇

帝制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歎息以為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禄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歎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令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為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為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

奪人田土擅折人房屋強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横行江河張打黄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令側目而視切齒而譚孰非飲恨於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為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也

秘録

初詔下懇切夢陽讀既退而感泣已歎曰真詔哉於是密撰此奏蓋體統利害事草具袖而過邊博士會王主事守仁來王遽目予袖而曰有物乎有必諫草耳予為此即妻子未之知不知王何從而疑之也乃出其草示二子王曰疏入必重禍又曰為若筮可乎然晦翁行之矣於是出而上馬並行詣王氏筮得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王曰行哉此忠直之繇也及疏入不報也以為竟不報也一日忽有旨拿夢陽送詔獄乃於是知張氏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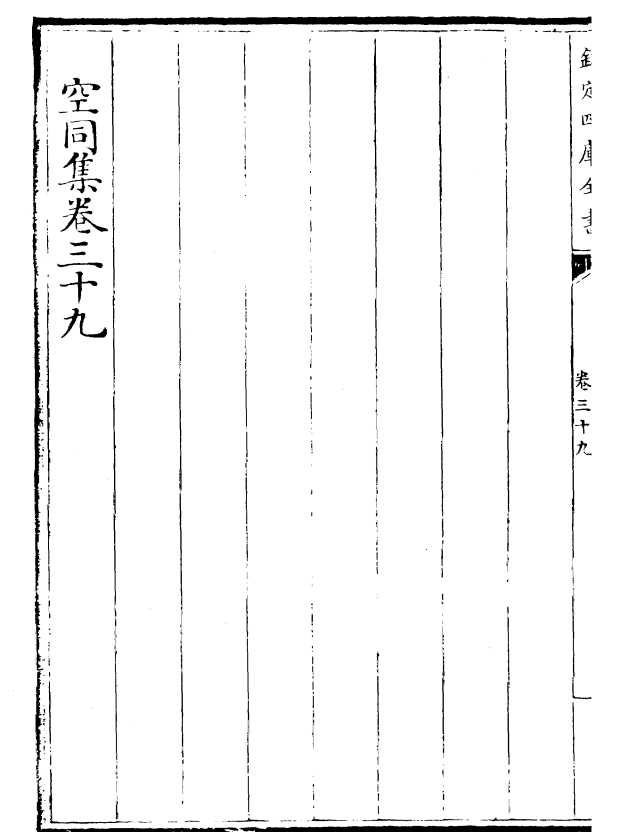
本辯矣張氏論我斬罪十然大意主訕母后謂疏末張氏斥后也掌詔獄牟斌牟斌問曰壽寧胡不指其事實羽翼予曰慮對耳斌曰指則我能據事實翦厥羽翼奚對焉獄成牟斌叅之其畧曰原情應詔論法亦違而渠云十罪者悉置弗入奉聖旨李夢陽妄言大臣姑從輕罰俸三箇月此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也居頃之龍馭上賓矣痛哉何忍言何忍言太醫院使吳鈺高郵人也謂我曰上崩之明日鈺往見一近侍閹會閹挈其白綾裯

子出褶子自肩以下血淋淋未乾也闔迎鈇以褶子泣曰此爺爺口鼻中血也鈇相與泣問故言上氣絶時闔負之自寢出云巳闔扶淚謂鈇曰怎更能得此聖明皇帝鈇叩之闔曰前李夢陽事知否鈇曰不知闔曰上初無奈壽寧輩逼何金夫人又日在上前泣訴不平上欲借官人每力一日朝退召三閣老上問曰李夢陽言事若何劉健輙對曰此狂妄小人耳上默然良久謝遷前對曰其心無非為國上頷之曰然會科道官交章入李

夢陽由是得釋然釋之日金夫人猶在上前泣訴求重刑上怒推案出竟批止罰俸三月汝以為此等皇帝能更得否言既二人相對大聲哭而尚書劉公大夏曰釋李夢陽時會上召我言閹輩事因遂及李夢陽事上曰朕初欲輕譴此人而左右者輙乃曰輕莫如打二十放了已顧大夏曰汝知渠意乎大夏叩頭對曰臣不知上曰打必送錦衣衛渠拴關節打之必死也於渠輩則誠快矣如朕殺諫臣何正德間予至江西則見都御史艾

璞曰璞往為光禄卿故事光禄寺日辦有攢盤云攢盤者供近侍閹者也孝宗末尚儉節斯格不行矣而一日未申間忽有旨趣辦攢盤十餘衆驚愕辦矣久之不取也例辦不入卿不出璞守至昏黒東安門將下鎖矣一老閹來曰官第出璞於是倉皇出明日入至寺寺閹耳語璞曰知攢盤否璞曰璞何由而知也閹曰昨夜上蓋遊南宫云皇后皇太子金夫人從而二更時召二張自東安門入璞問曰何事閹曰上和解二張耳為李主事

事璞叩詳細闗不答予因記往錦衣百戸郭勲曰上遊
南宫時二張夜入侍酒中皇后皇太子金夫人皆迤邐
出遊上獨召大張促膝語左右咸莫知聞第遥見大張
免冠觸地謝云予始不甚信今以艾公言質之符矣



空同集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九百三十一 集部

空同集卷四十

明 李夢陽 撰

狀疏

代劾宦官狀稾 正德元年九月

臣等伏念人主以辨奸為明人臣以犯顏為忠故羣小之奸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故曰萌不可長臣等幸待罪股肱之列值主少國

疑之秋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於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臣等伏思與其退而泣歎不若昧死進言即使進言以死不猶愈於緘默苟容乎此臣之志亦臣之職也臣等伏覩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令失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偽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暱媟褻無

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
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
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而
不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
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虀粉葅醢
何補於事乎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
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
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為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

以累聖德予竊觀前古閹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驗今照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為患非細伏望陛下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則皇上為守成之令主臣等亦得為太平之具臣矣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秘録

初今上即位青宮舊閹等日導上狗馬鷹兎舞唱角觝漸棄萬幾罔親時號八虎而段敏黃偉雖舊閹以端慤斥不信用曾段坐病免死於是戶部尚書韓文每朝退對屬吏言輙泣淚數行下以閹故而郎中李夢陽間說之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韓公曰奈何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閹下之閣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力易為辭事或可濟也韓

公於是捋鬚昂肩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翌日早朝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大臣又無不踊躍喜者韓公乃大喜退而召夢陽令具草草具韓公讀而芟之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而王岳者亦青宫閹也剛厲而無阿頗亦惡其閹儕初閣議持諫官章不肯下諸閹者業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遣司禮者八人齎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閣議持卒不

肯下而岳者八人中人也顧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諸大臣者葢人人惴也既入左掖行吏部尚書許進首咎韓公曰公疏言何韓公於是故曳履徐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鏊趨詣閣探動靜閣老劉健語鏊曰事已七八分濟矣諸公第持莫輕下至左順門閣首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之法耳幸少寛之上自處耳衆震懼莫敢出一語荅李榮面韓公曰

此舉本出自公公云何韓公曰今海内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而上始踐阼輙棄萬幾遊宴無度狎匿羣小文等何得無言韓公言雖端而氣不勁又鮮中肯綮於是李榮哂而曰疏備矣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寛之耳諸公遂薨然而退蓋是日諸閹者窘蹙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諸公乃竟爾爾退惟王鏊仍前謂榮曰設上不處如何李榮曰榮頸有鐵裹之邪而敢壞國事榮入而事變矣是夜立

召劉瑾入司禮而汝王岳范榮詔寘南京尋殺二人于途已又連斥劉謝二老顧獨懇留李而韓公輩詾詾咸拔茅散矣變之起大抵莫可詳而李榮則曰諸大臣退而瑾儕繞上前跪伏哭痛首觸地曰微上恩奴儕磔餧狗矣上為之動而瑾輩輒進曰害奴儕者岳也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廠也謂諫官曰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是閣議此其情何也夫上狗馬鷹兎岳嘗買獻之否上心所明也今獨答奴儕既而益復伏地哭痛

上於是怒而收王岳瑾又曰夫狗馬鷹兎何損於萬幾令左班官歓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上於是詔瑾入司禮監此其說亦近第難盡信耳又聞閣議時健嘗椎案哭謝亦亹亹訾訾罔休獨李未開口得懇留云

擬處置鹽法事宜狀 為戶部郎中時撰

古者聖王因山澤之產制天下之用廣効而博利莫先於鹽是故鹽者利之宗而弊之藪也夫水遇下則奔獸

覿堧則走人見利則趨今鹽非商不售商非召不集以故市井錐刀之子舉得鼓舌與官府爭低昂設一無賴子弟攘臂買衆覬望搖撼需滿而應則輕重之柄豈復在我哉處必趨之地持倒置之柄於是土著者豪犁聚者盜勢亢者奸力寡者賊日增月盛而鹽之法壞矣夫泰阿天下之利器也倒其柄則易而不畏此無他勢逆也今商賈之家策肥而乘堅衣文繡綺穀其屋廬器用金銀文畫其富與王侯埒也又畜聲樂伎妾珍物援結

諸豪貴藉其陰庇今淮陽仕宦數大家非有尺寸之階

甑石之儲一旦累貲鉅百萬數其力勢足以制大賈揣

摩機識足以蔑禍而固福四方之賈有不出其門者亦

寡矣夫天下之勢譬之持衡然此重則彼必輕如此而

欲官盡其利可得哉董子有言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

化民者卿大夫之事也皇皇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

之事也故曰伐氷之家不畜牛羊言與民爭利也今縉

紳縫掖卒貴利賤義而務細小往往詭託賈豎販引占

窩逐汙辱之利而權家外屬輙相鼓扇挾制堅請固乞志在必獲駕帆張幟横行江河虎視狼貪亡敢誰何是舉其輕者而并棄之此臣之所謂奸也人情莫不欲富彼聞尊官厚禄以爭相赴利則率不顧死亡之禍敗亂之行哨衆盜販依江阻海鳴金伐鼓小捕則拒大捕則匿濵海居民襲敝踵壊人煮戸煎擔載營販者不可勝數浙閩嶺廣尤甚官鹽之不行久矣縱而弗治不但亡利不無他變又土著之豪侵奪蘆蕩毆役丁竈盜食原

課通負動巨萬數轉相夤緣設責督稍嚴又牽花户均陪矣此弊之尤者故場無見積庾乏之故畜四方來者持金頊幣得與官府議輕重爭低昂豈不大可恨哉今欲處置鹽莫如復祖宗之法欲復祖宗之法莫如伐奸剷豪弭盜息賊欲去此四者莫如令之必行夫譚景清等一商豎耳比以附搭貴戚假狐虎之威持風雨空目冒買補名號阻遏國利讐怨小民動揺朝廷既不奉詔還官又不退直自保是損先帝聖德阻格陛下新令也夫

法欺罔者死今譚景清等退直乃復堅請乞不從則羣噪溷擾至遮尚書輿不使行如此尚得謂之法邪昔商君將為政于秦慮黔首弗從乃立木國門曰有能徙者予千金一人徙之輙予千金是後無令弗行今輦轂之下不能制一商豎何以信四方控海内邪故曰法行自近始陛下甘府藏之虛内用之竭顧獨忍于一商豎是忘公家之急而闢私幸之門棄已成之法而長奸盜之資也夫吏奉法者也今運鹽使提舉等非坐闒茸不職

不得除拜是敺之汙穢之地以求自潔之人亦難矣人情莫不有義亦莫不有欲顧所道何如耳道之以潔尚慮汙道之以汙則亦奚所不至耶今河東淮浙歲遣御史廵行意在糾惡興滯而新進之士於法多不甚解聰察多紛更恬靜多避嫌及少諳頭緒已復代更矣竊未見其可也願選貞茂通明御史清鹽如清軍三易歲乃代仍簡風憲重臣一人付便宜之權畧倣漢桑弘羊唐劉晏本朝周忱故事令其綆墜剔蠹濬源決流一切不

得阻撓運鹽使提舉等悉選補廉吏如此而利不興國不足芻餉供億之費不給未之有也語曰智者不襲常此之謂也

請表節義疏為提學副使時撰

竊惟禮義人之大閑綱常國之命脉是以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史冊標記典章崇重所以厚人倫而敦化原者也我朝祖制列激勸之條列聖下旌舉之詔皇上臨御褒獎尤切數年兩詔凡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皆許有司

開具實跡以聞聖德美意雷動人心誰不感激勸勵正德六年六月臣奉敕諭巡視江西學校所過地方採訪風俗布宣德意見得各府州縣多有篤行義士貞婦烈女率泯沒無聞追問其故皆言窮鄉小戸有善莫録即蒙有司申達而展轉覈實胥吏乘機勒取酒食財物往往坐寢其事臣職掌風化凡有此等臣合與闡闡之不舉厥惟臣罪當今各該有司查報據永豐縣各申潘應高等民婦共九名口到臣惟恐弗的駁取鄉耆里老師

生人等勘結各同委各係窮鄉小戶實善無聞及展轉覈實寢㦸未旌人數臣竊伏思旌德勸善罰罪懲惡二者跡異用同故有白刃不懼而畏陳公所短亦有獷悍掉臂之徒見五尺童子拱手徐行而為斂容者此蓋禮義淑人之明驗先王所恃以化暴域民者也況江西素稱文獻今成盜藪雖潢池弄兵命懸旦夕而澄源固本要在忠信為此將各該孝節民婦潘應高等開坐上請伏乞俯納敕部查照旌表免再覈勘以勵風俗以淑人

心干冒天嚴不勝悚懼戰慄之至

潘應高廣信府永豐縣南隅民事父母以孝聞景泰三年父病刲股夜感異夢父病遂瘳天順八年本縣奏聞未旌其父再病應高嘗糞父死廬墓三年成化四年本縣復具始終實跡奏准勘實旌表彼因各官遷代不一其事廢閣未行緣潘應高妻係生前奏准旌表人數比之死後奏聞不同例合旌表

毛氏廣信府玉山縣九都二圖民詹清妻年二十二歲喪夫生遺腹子詹杓誓不再嫁垢容惡衣姑徐氏久風癱牀毛氏共寢浣滌穢惡服勞竭力孝謹篤至今七十四歲孀節五十二年勘結得實

蔡氏饒州府安仁縣四都民易會妻正德四年十月十九日流賊劫縣被執蔡氏以計紿賊抱子投塘面覆於水賊曰第起吾捨汝蔡氏終不起背中賊數鎗身死勘結得實

周氏廣信府玉山縣四十都民鄭叔松妻年二十三歲喪夫生遺腹子鄭吉誓不再嫁今六十八歲孀節四十五年志行無玷勘結得實

徐氏廣信府永豐縣進士劉伯川妻天順元年劉伯川授汝州知州到任八箇月亡故彼徐氏年二十二歲誓不再嫁今七十八歲孀節五十六年志行無玷勘結得實

李氏臨江府清江縣三十八都三圖民熊恒順妻

年一十八歲喪夫無子誓不再嫁今七十七歲孀節五十九年志行無玷勘結得實

彭氏臨江府清江縣儒學生熊斐妻正德六年六月十日華林賊攻府至東作門獲彭氏執之彭氏抗節不汚厲聲駡賊被亂刀砍死流血滿地勘結得實

彭氏饒州府餘干縣八都民康萬欽妻正德三年三月七日夜賊劫富鄰段氏會彭氏匿段氏家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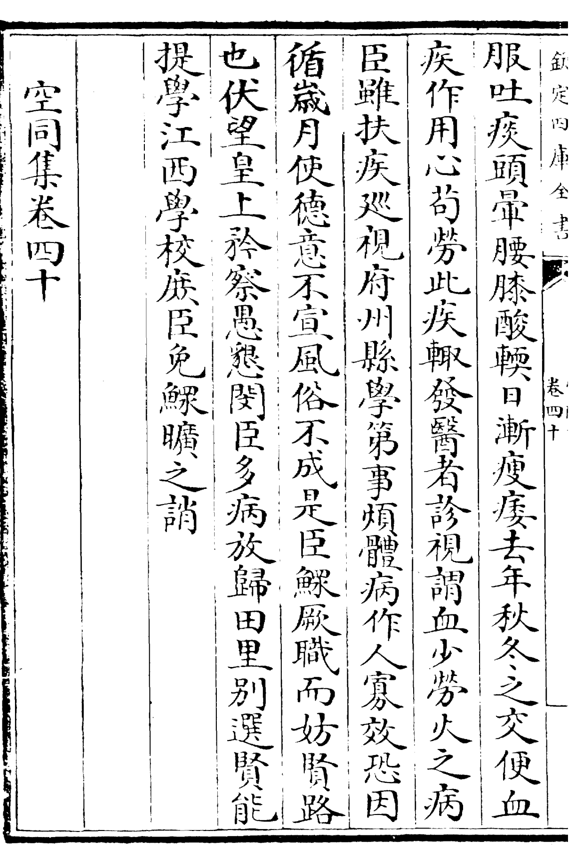
炬搜得之繫之行過祝家橋彭氏投水死三日夫跡獲其屍其面如生勘結得實

齊氏饒州府餘干縣宋儒山民曹旺七妻亦遇賊被執齊氏園樹行不就汚賊以刃迫之齊氏曰死即死此樹下耳不汝從也賊恚斷其指戕其胷而去齊氏遂死勘結得實

乞休致疏 提學時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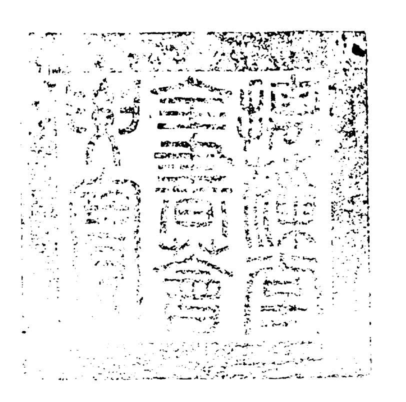
臣生長塞鄙出身寒細荷蒙先皇帝奬拔列之郎署比

臣愚少無知屢僭有論白觸忤勢貴伏蒙先帝優容不
加臣罪後劉瑾用事矯託聖旨奪官逐臣尋又羅織械
縛要置臣死地幸而脫免臣伏自思秉性直戇罔諳時
俗擯斥丘壑臣實宜之日者皇上斷極元惡起用無罪
臣亦得與甄録授以佐憲之職專以風教之任使枯楊
再華暴鱗復活顧臣何人可以堪此每伏竊念先帝優
容之德皇上再造之恩感激涕泣粉身莫報但臣體質
綿弱飲食素少年逾四十白髮種種自到江西水土不



服吐痰頭暈腰膝酸輭日漸瘦瘻去年秋冬之交便血疾作用心茍勞此疾輙發醫者診視謂血少勞火之病臣雖扶疾廵視府州縣學第事煩體病作人寡效恐因循歲月使德意不宣風俗不成是臣鰥厥職而妨賢路也伏望皇上矜察愚懇閔臣多病放歸田里别選賢能提學江西學校庶臣免鰥曠之誚

空同集卷四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張子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空同集卷四十一

二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空同集卷四十一

明 李夢陽 撰

碑文一

禹廟碑

李子游于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孤城古宮平沙四漫遐睇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淤雲草浩浩於是惝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雖久之疑王

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為陸易氿為寧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耕生生至今者罔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耕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寧者弗知陸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物忘之泳者忘其川栖者忘其枝民者忘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留也號呼而祈恤於是智者則指之所從來而廟者與矣河盟津東也壓𩇕肆悍勢猶建瓴堤堰一決數郡魚鼈於是昏

墊之民匍匐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溺而防丁堰夫椿尸草門輸築困苦則又各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謂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天王之道也伯者非不功也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善馬肉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予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

之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乎當者也大梁以當故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澶州王子會按河南登臺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徵也吾少也覽嘗躡州城眺滄渤南目大梁之墟乃今歷三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主之柔而海者久矣尚能粒耶耕耶廬耶能㐲者寧耶川者陸耶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徵也所謂微禹吾其魚者耶所謂美哉勤而不德者耶於是飭所司葺其廟而屬李子

碑馬王子名溙以嘉靖元年春按河南明年秋代去乃
李子則為迎送神辭三章俾祭者歌之侑神焉其辭曰
天門兮顯闢赫赤赤兮雲吐窈黄屋兮陸離靈總總兮
上下羌若來兮儵不見不見兮奈何望美人兮徒怨苦
橫四海兮怒波
縆紘兮鎲鼓神不來兮誰怒執河伯兮顯戮飭陽侯兮
清路靈霾霱兮來至風泠泠兮堂尸舞我兮我酹尸既
飽兮顏酡惠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暮兮尸奈何

風九河兮濤暮雲曀曀兮昏雨王駕鳳兮驂文魚龍翼翼兮兩旗悵佳期兮難屢心有愛兮易離愛君兮思君有芳兮酒芬君歸來兮庇我民兮

雙忠祠碑

雙忠祠者祠關龍逢比干者也祠比干者何長垣去干墓百里而近祠逢者何逢干儔也又邑有村曰龍相龍相人掘地而獲石文曰龍逢云雙之誰知縣杜子開也大之者伍疇中也伍侯之來也詣祠謁覽焉而歎曰是

尚不足以愜愜燿乎乃茲猥焉卑也竊聞之標迷者必顯其臭成大者罔卹其小故欲啟遐詔來必有闡名撝實於是蕆工庀物度時節力厥祠是新崇其堂室峻其垣墉浚池蒔木旁屋翼如財靡帑出役罔農妨再閱月而祠成起瞻壯睹望之歸如枚枚渠渠於是二忠哲者知之過之欷以悲曹者問之知黯焉內摧逐臣放子過之涕淫淫垂亦有顔泚面赤者車將過而轅為之回也斯伍子之績也或問逢干之事李子曰余曩道朝歌之

墟蓋數謁比干墓云及靈寶西南又望見逢墓於心實
摧之不自知涕淫淫下也然諜記備之聖者述之余復
何說矣曰干於紂無去之義是矣志曰人臣三諫其君
而弗聽則退而待放逢何死也李子曰忠臣必君之悟
也斯殺身從之矣有君而不有身也傳曰見危授命當
是時暇戚疏計哉曰三代異興而同亡周之亡也稽首
奉圖籍西向納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弊之也文弊
則天下横議横議則從横行從横行則亂賊肆而貞純

匿故蘇洵者從横者也其言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蘇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鶡雀與孔鸞長短耶故禍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設使干有術亦効秦揣摩押闔以誘之耶誠使揣摩押闔足以誘之秦奚不使戰國君為禹湯耶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矣曰若是則干辛惡來胡久於人朝李子曰夏商之亡以人周之亡以俗俗壞於從横從横始於横議横議由於文弊故言從横者必洵者也禍天下者也李子既賦迎送神辭三

章俾協之律被之絃管發之鼓鐘以妥靈侑尸矣乃復載祠由并私所撰説刻之碑曰斯文也余盖嘉伍子續云伍子名餘福姑蘇人也宰邑之年是為正德庚辰而祠成立碑伍盖遣邑學生王漢楊桂來言碑事辭曰

君各秉兮兩螭分前導兮四旗沛連蜷兮雲際儵若留兮欻若逝執天枰兮震河鼓靈偲偲兮嚋怨若林冥冥兮嶮艱驚風兮河波瞰二墟兮心酸涕舊都兮滂沱

魏頟兮廣顊怒目兮顏丹左設瑚兮右璉靈並慘兮不

懽按長鋏兮凝視風琅琅兮鳴戶雲迤迤兮覆宇日窈杳兮即暮蘭鐙兮桂醑琴瑟絙兮萬舞僾有聞兮太息祝申申兮告予曰秉直兮匪躬遭閔兮講凶噂沓兮綽約庸之弗疑兮謂為哲邦殄瘁兮后隕顛二代墟兮心勞煎

天門兮顯通騰而上兮雲中陟降兮帝左右夾長劒兮曳文綬入不獨兮出與雙淩倒景兮斡陰陽五風兮十雨福我氓兮有稌有黍

嘯臺重修碑

跡者因乎彰者也思者追乎實者也永者存乎繼者也激者本乎風者也故觀人以彰可以識世思而永之政之繫也然不激不著著無定形視施以明顯默拔微斯其致矣而御史許君按縣還也則謂予曰吾比遊於蘇門蓋登孫登臺云恍若見其人徘徊焉若聆厥嘯焉予曰思哉許君曰臺圮予令修焉已為祠祠登於臺北予曰永哉自是有彰乎然厥施繫焉又激揚之臣也風斯

行矣夫孫登者晉之賤丈夫也無妻子屬云而棲其邑北山土穴内是蘇門之山也乃其人夏衣草衣冬而被髮自覆至微末不足述而史氏則稱之曰登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恚怒人或投之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然登不欲言阮籍嘗候之既見與語登不應籍退而至山半聞有聲若鸞鳳音焉則其嘯也又嵇康從登遊三年問終不答康别去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故用

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眞所以全其年言如斯而已若登者誠何如人哉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故人患在無實譽不必顯晦不必微實斯思思斯永矣故登者非赫赫聞者也非有河上公之授經龎鹿門之耦耕非如陶隱居巖處而朝議淵明嗜酒苦詩也逃汚而潔我隨安卑而尊我追含之而見者不謂其無峻絶而當時不以為敖苦約而天下不以為矯故過其里者思其臺登其臺若見其人徘徊焉若聆厥嘯焉祠

之若靡之永也斯非實之明效哉孔子曰邦無道其默足以容世之不幸莫大於使人默予故曰觀人以彰可以識世葢言晉也亦謂登非徒默者也世不可使人默亦不可使人不默何也溺於顯則康恥之道喪康恥喪則政壞政壞則風不激故風者生於政者也政視其施思而永之必實焉彰此激揚之先也許君得之矣夫嵆康者亦晉之聞也乃卒不免於刑戮詩曰昔憪柳下今愧孫登鳥獸之見畢弋莫不高翔疾走者知二者禍已

也及冥於所欲鮮有能免焉者何也見欲而不見禍也故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乃人自不必絶妻子汚埋如登也能如河上公諸人自足免於世矣然而罕焉豈以激之者寡耶乃令人非惟不之激顧悻悻曰風奚益於世詎不大可詑也哉知縣趙鉞曰嘯臺傍故有思親聚遠二亭百泉南有穊翠亭咸圮監察公曰咸復焉然孫祠之餘材材咸無擨於官民又曰是役也按察僉事劉君實襄之云許名完丹徒縣人劉名澤濟寧州人正德

十年夏五月北郡李某記記之日落成日也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重修碑

開封城馬軍衙橋西故有于少保祠云初公以定傾保大之功居無何而死於是天下人聞公死咸驚而疑而涕泣語曰鷺鷥氷上走何處尋魚嗛而公前廵撫河南時實廨馬軍衙橋西而梁父老於是聞公死則咸涕泣日相率潛詣公故廨為位哭奠焉會純皇帝立詔白少保謙寃宥其家而遣祭其墓乃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

率私起祠故廨傍祠公伏臘忌梁父老則把香曳笻踬履若少壯咸翼如不期至稽首祠下哭塡門塞戶矣會又敬皇帝立詔曰少保謙贈特進光禄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立祠歲春秋祠之而曰旌功祠乃於是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數百千人詣闕門伏訴少保謙前兵部侍郎時廵撫功云願梁立祠如杭祠不報而梁父老歸伏臘忌歲仍聚哭公于私祠今三十年餘矣正德十年監察御史廵按張君清軍許君並謁公祠下見其門

屋三間僅存堂欹漏欲頽矣鴿雀擾擾栱棟鼠走鴟嘯周垣盡圮羊豬外來於是悄然思俯而悲也已仰而欷曰嗟斯非梁地耶宋不此都載靖康之事千載銜焉二帝不南矣夫定傾者世保大者食澤流者思故祠之言思也血食使之世者也於是下令曰少保祠撤故易腐扶欹植頽起圮新而繪堊而級而隅而縈而序備矣曰謁者奚止也則重而堂器奚貯也則翼而廊而道士玄林守焉西北隅其房也望之栗栗而巉巉枚枚而嚴嚴

是使之世者之道也李夢陽曰予觀令人論肅愍公事未嘗不酸鼻流涕焉蓋傷為臣不易云夫事莫大於君出虜入排遷主戰四者旦夕之勢而存亡之判也乃令人議則異是或見鮑莊事輙曰夫葵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喪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將軍蠡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兩高焉此又何焉於乎難言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貪䘏者違智歟而賊酋擁太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

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為重君為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歟且太子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為公恕者否耶公有不如意輙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予也於乎傷乎傷乎雖然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卒慍䘏而

死若公者死可矣死可矣公廵撫諸所業載傳狀乃今不復述第述其始終若是亦大者云祠修於是年春越夏而告成張君名淮南皮縣人許君名完丹徒縣人事祠事者開封知府賀君銳也系之詩曰於鑠旋運曷平不陂康屯傾否哲者斯利於維哲英鑒精含貞匪時曷徵匪猷曷興靡疑靡驚厥伐用成厥育是輕委躬於誠蛇何盤社龍何在野乾樞卼臲日月昜舍惷爾乃賊乃嬰國邑之亂之訌陵廟岌岌公丁其時矢身以殉山仡

排議不懟不震僉曰和宜公曰有戰四方之事譬絲游
刃帝畀弗疑公泣視師義激六軍如虎如羆惟直斯壯
人心干城肅肅我壘悠悠我旌羯奴喙突彊埸載清載
清載寧皇歸於京古曰荷難今謂曰癡忠古爰嘉今胡
嫉而何讒非名何毀非功孰讒靡和孰毀弗同彼巧彼
荏厥膚斯厲古則曰直今曲自為於乎少保時晦時昭
古誰無死死有榮褒袞袞廟祠棟隆崇基神之遊之斾
斾其旗白馬朱衣有風淒其欻其有光若往若來即而

罔見跂望漣洏玆邦吾居詎實爾思

大梁書院田碑

大梁書院田或問書院有田乎李子曰有哉趙宋之肇也睢陽石鼓嶽麓白鹿四者其巨矣然必田焉祭也以達乎養何也聚人之所必廟其所師廟必有祭祭非田何出矣聚而不養則散制散成聚莫先乎財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田者財以之生養以之成者也曰田若是急乎李子曰聞之先王天地非養無以物聖人非養

無以民士非養無以成身故養者天以之生地以之行人以之成是故二氣推盪風霆流形消息往來各足其精天地之養也則明因利嘉穀時成制恒備妍壽康安平聖人之養也審今酌古仁緯義經厚積廣施性堅德明士之自行也是故先王之士也與民異田則代耕何也不如是無以專志而業精也故士所之庠序別其冠衣程其餼廩端其術業凡以異民也後世則又選勝而區稔拔其良聚焉於是有積書之院筭養之田又以異

士而考成也曰竊聞之孔子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禄在其中矣敢問士易聚而難成何也曰聚非其聚也予嘗躡大梁之臺造院謁祠登堂陟閣矣叢篁茂林長廊委翳鳥鳴狸走問曰士奚不聚也曰無田曰祭乎曰祭有司辦之今田矣士仍不聚也問之曰無倡之爾故曰聚非其聚也曰知難聚而必田之何也曰善身者不以一噎而捐食善田者不一歉而棄穡故寧偽行欺世而不可使天下無信道之名寧矯死干譽而不可使天下

無仗義之稱寧田而難聚聚而難成而不可使天下無養士之人於乎識斯義者可與成亹亹言變通與詩曰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茲之謂也是田也都御史內江李公監察御史吉水毛公實倡之而提學副使歷城邊公贊之後都御史道州何公而監察則信州汪公大名王公桂林喻公成之是田也更數君子而其勢愈興久而彌貞嗟吾士自是其聚也夫其聚也夫買田人姓名今刻之碑陰而田之倉則立郡學內出納學官者司

之矣

鄢陵縣城碑

年月鄢陵縣城成城週二千三百三十七丈高二丈五尺基廣二丈塹廣三丈深三之一城四門各樓門各有郛周廬十敵臺十一城四角各樓樓櫓修修長堞適適翼翼濯濯下砮上削晝逌宵邏鈴柝是節伺察有伯簿吏乃鉤外姦潛奪內犬靡聒是役也始于正德丁丑正月弗踰年而告成費蓋巨萬緍徒數萬人云畚杵如雲

登登四闈撙勞均力人人懽悅縮溢伸乏咸有經紀厥知縣章爲之云是故費罔官損役匪農妨覩者歎跡聆者頌能監之者嘉覈之者褒初知縣章至縣也行城履隍垣礨池凸汙穢黄蒿徑蹊交交以問左右左右對曰是城也殘焉故矣前中原盜起控弦擐甲者蓋數十萬焉渡河轉戰先驅略鄢鄢之城不攻而陷民以之荼是故民瘡痍未還也燼於今猶烈知縣章於是俯而思仰而歎曰嗟乎無城無縣無縣無民予誠不能苟一日而

食乃於是集部吏召父老延鄉士夫議城事僉曰是役也衆知縣章曰吾能衆曰費曰吾能費曰費而衆上之人必以為利已曰誠已也彼即以為弗已恌也誠弗已也即以為已吾何憂曰彼謂民勞曰誠佚之即以為勞之可且章聞之計小者害大道謀者寡成故鄉校毀僑麑裘誚孔聖賢且爾況其下乎始盜之入也鄙之士若夫若父老若吏不曰設城堅吾奚以棼上而省若梟若郡長吏不恨曰設城堅吾鄙奚以棼及平也上之人謂

城勞也疑巳利也諸議者又謂費也衆也斯所謂厝薪

而憂火者也夫渴而後井井豈渴及哉不城吾誠不能

一日食鄠及城事興果有謗知縣章於監者噉焉獲顛

末乃於是罪謗者而嘉知縣章移檄襃焉李子曰令哉

章何則大者舉則細者可推矣夫政莫大於動衆功莫

大於域民夫城者域民之急必衆而成者也是故書稱

勤墉易戒覆隍城漕城謝城韓城朔詩人詠焉武夫宗

子非城莫譬也春秋之義城築必書雖美刺殊旨要之

其大已力任其大民以之域衆而弗擾是克令也故曰令哉章或曰鄢鄭克叚者也叚城京也祭仲憂其不度何也李子曰公私異也是故君子之動衆域民也公而後功正而後政章斯有焉故曰克令章龍氏漢川縣人以舉人前為德興縣學諭有捍賊功擢令官云鄢致仕尚書劉公書抵李子曰凡令鮮克令龍也克令而人城吾鄢夫春秋城必書願子書焉而鄢學諭田君祜及鄉士若夫又咸賛趣書於是作鄢陵縣城記

河南省城修五門碑

河南省城者宋之内京城也是城也起自五代至宋而益飭神宗時則更築新城於外今曰土城者是也宋亡入金歷元外城毀而内城存我高皇帝定天下也蹕於汴駐馬但遣將北伐於是升汴為京設衛十有六墳貫之守焉是故是城也繕之視他城堅甃皆磚也然又重磚而城根磚若石入之地又數尺天順辛巳河灌城乃獨其北門陷而是城也自降而為省也置王府三司又

調五十五衛去遂空其四隅斥鹵水國又今百五十年故其城若門雖大勢巍壯而中損蝕者不少矣嘉靖元年太監呂公來鎮茲土登城躡樓俛仰者久之乃慨然而歎曰諺有之曰些小不補直至尺五是城也及今修之費猶省也夫門者城之喉樓者門之冕也城修宜自門始於是集三司長暨庶尹羣吏議城事已又謀之撫按之臣乃僉同協於厥廸於是呂公則毅然任曰天子勑憲之來也若曰城池軍馬汝飭汝覈今之舉固費省

而功倍者乃僉罔協於厥廸僉曰動大衆者占之人舉大事者審乎時事莫大於城城非大動衆不集今兵饉疫癘我民未和記有之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度時未若古人靡和其何城之為呂公曰嗟天下不有惠而不費勞而弗怨者乎是城也先其五門及西關土城若門計費萬金耳今無慮銗金若干斤更稍稍益之便足矣夫汴舊京也游食者夥饉則歸之益兵城之役誠計日傭之菜色可活而亡命可收也如是則不動衆而大事

集矣僉曰竊又聞之事無巨細人存則行是城也前修之者屢矣然上侵而下漁費倍而效寡又土木之役破除易而稽察難呂公曰嗟利弊由人者耳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予嘗奉命修京之東門矣人無玩心工無耗財是城也舉動不中厥惟予咎於是廵撫都御史何公廵按御史王公清軍御史喻公暨三司長稔知呂公賢又計帑金得十之六七會又有東冦閉城而門之樞朽鐵葉爛脫於是僉議始同而城之役興矣是役也始

於東門程能計日經費節力奬勤黜惰勾稽有簿犬持
小維工傭稱事執信布義聽其自來凡城之材礪鍛磚
堊木石櫍炭膠角顏米皆公市平取官靡告困民罔知
勞一門既一門繼五門既土城若門繼行之有序匪棘
匪紓革之仍之各適厥中於是撤朽剜蝕植頹築虛凸
凹完罅濬淺疏塞遠而望之樓櫓翬赫粉堞煥如堅者
屹屹深者鬱鬱直者律律橫者翼翼迫而察之石楣鐵
樞虹梁卧衝隍塹縈輸蓋一夫當關萬夫莫前者也登

而覽之嵩行失嶮大河奪色俯而視之司府塡委倉庫充實旌旂甲冑周廬是嚴足以域民威暴壯氣助武然計之則費省要之則功倍斯何也所謂事無巨細人存則行者也廵撫王公廵按俞公清軍戴公之來頗亦異同於斯城及見吕公賢乃亦咸相于厥成乃吕公則愈心於城事時時出督勞之曰嗟爾官爾工爾傭毋欺毋玩毋自附爾躬是故一門成則盡徙其餘于他門即拳石塊礫寸鐵尺木敝杵壞畚無妄棄者汴之為水也出

城則甘於是呂公周覽而歎曰嗟設卒有寇至小門扃大門鑰秉障之士瞭陴之子守麾之吏渴也奚救之矣乃默禱於卜門穿一井五井皆甘是時布政左使劉公右使宋公實經厥費按察使張公都指揮徐公賛畫為力乃僉議伐石為碑樹之南薰門月城亭焉以紀實詔來且張城大修之本也城門故各有廟是役也亦各新之而嚴其祀或問李子曰先王之建邦也必城焉急然孟子則云固國不以山谿之嶮何也李子曰斯惡夫專

事地者也非天不生非地不形非人不成是故先王之為治也内外交飭本末具修順時豫防設險為固人心雖和守戰是憂故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城者民之扞也障内而嚴外者也雖然詩有之矣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又曰宗子維城故不天則悖不地則害不人則空故人者本也孟子所謂地利不如人和者也善為治者本末外内交飭而具修可也

河南清軍察院名碑

監察御史丹徒許君清河南軍三年當代去顧其廳左有記名之碑碑前監察顔君所樹而李子記者也李子曰是記也不文許君曰出子手奚不文也誠不文也願磨去前作李子曰夫記不以碑乎碑不以名乎然是碑也非清軍河南御史不名何也以河南清軍察院碑也夫見有異同則行有得失職有久暫則績有細巨故同官而異情同事而異聲情以聲殊名以情别名而志之則妍醜具列列而永之非薄之道乎然君子乃不之廢

碑者非謂昭鑒戒備今昔覽之者始悚然起哉夫軍者民之對而清之者淆之理也昔高皇帝制兵也意每昂軍而下民惟官亦然文皇帝南翦北逐亦非於兵忘也乃宣德間顧業憂軍之淆也議立清之之官矣夫法縁情者也令人情既莫不樂民而苦軍故上之人雖日憂軍而軍之法日愈淆故官初弗専也今惟監察御史使初悪數代令三易年代不數代又専然官者靡有樂久乎此者也此無他勢難也難之勢二嚴也必槃句稽民

必大擾擾則妄捐捏報而害人必曰苛緩也必玩玩必
潛必漏必脫人必曰縱是故官者不欲久也曰吾病弗
克理即弗病也曰吾雖久而閙久者閙病者歸去者幸
來者效是軍也不終淆哉夫士未有不名而勵者來誠
有惕於名碑曰彼苛吾寬彼縱吾密彼暫吾久彼閙吾
力誠以是悚然起也君子亦若之何而能廢碑也故曰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故勸來者未有不證往者也勸來
以證往則今昔自備考情以指名則鑒戒易昭此所謂

小大由之者奚啻乃軍事又奚啻河之南雖然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者勢有不可仍者也天下固有力而久窓而寛而不之能為者此則非迂儒之所知也許君三年案牘盖二十倍于前然又數上封事所規畫率軍便頳君前在玆亦理淆之才然未久以盜起罷去二君名籍載之下方矣

空同集卷四十一

空同集卷四十二

明 李夢陽 撰

碑文二

東山書院重建碑

東山書院故在餘干縣冠山東峰舊志曰南宋時趙忠定汝愚其弟汝靚汝愚子崇憲建而朱子至則主之而講學云書院故有堂曰雲風堂朱子手筆今不存忠定

之以讒死也朱子實即其堂注離騷經云宋亡書院為人所據而番陽有李榮庭者取復焉疊山謝公有記迄我明興而其地又入於寺弘治間知縣崑山沈時又取復焉構堂於其上未幾姚源洞盜起兵屯餘干而其堂為亂兵焚正德六年予按縣登山履書院址懐顧會江西右布政使温江任公以兵留縣又力取其地復焉曰夫盜賊不平者教化不行也兵陣無勇者覩上之義不明又視其長輕也又曰東峰孤峻而風書院合從中峰

中峰爰而結有龍池焉炎暵不之竭也乃於是令知縣
冠丈中峰地東西得二十八丈南北七丈中構堂五間
南向以祠而堂之東仍構雲風堂西構講堂又構東西
廊號房以處講朱子之學者是役也任公出金百有奇
政董公金五十吳公二十二公者亦以兵留縣者也書
院成而議祠焉任公曰夫士養於學足矣奚貴於書院
蓋書院者萃俊而專業者也夫士羣居則雜雜則志亂
志亂則行荒故學以養之者大也書院以萃之者其俊

也俊不萃則業不專業專則學精學精則道明道明則教化行而人知親長之義人知親長之義則盜賊可不兵而平也故書院者輔學以成俊者也然必人焉以為之歸祠之而重其地東山書院祠者朱子乎然有趙氏父子兄弟也又其後有以道鳴其鄉者董公曰朴閒之地以主道以宗先後者必據尊卑者必殺今之祠忠定宜左朱子右位皆南向忠定弟汝靚西向曹無妄建東向皆北上柴強恕元裕位次汝靚饒雙峰魯次建胡敬

齋居仁次元裕皆東西向而忠定子崇憲元裕姪中行宜不祠夫朱子者固道之宗也然其心必左忠定忠定者其先達也又與其弟主予地者也夫無妄者於朱子見而知之者也而強恕雙峰敬齋則相繼起于其後夫四人者固以道鳴其鄉者也今誠欲萃俊專業以明其道非據先後之緒不可而祠其父者置其子斯又尊卑之殺也位次成知縣冠請文於予刻碑按忠定當光宗時設計易位定大難以安社稷引用名碩彌成新政其

功可謂偉矣斯其人豈以死生富貴動心哉然卒以讒死悲夫曹无妄者晚遊朱子之門朱子授以无妄因稱无妄先生紫強恕讀書以窮理盡性為本嘗作春秋尚書論語解及繫辭中庸大學說史評宋名臣傳而雙峰魯中行皆其門人也雙峰之學本於致知力行所著有五經講義論孟紀聞春秋節傳庸學纂述太極三圖庸學十二圖張氏西銘圖近思録饒氏遺書等書吳氏稱其學究天人動則以善是巳敬齋之學動靜表裏一主

於敬所著有居業録多發先人所未發然甘貧力耕孝
毋恥言仕進云夫士尚友千古員笈而游四方者以道
從也今有朱子以為之歸而鄉之諸以道鳴者又粮然
其前也窮不如四人賢達不如忠定不以死生富貴動
心其亦非士已夫絃歌之於強暴殊也然彼卒不足以
勝此何也其性同也士毋曰教化非所行于鄉親義不
入于盜賊患吾之道不明焉已不患不明而患學不精
不患不精而患業不專否則不足謂之士矧謂之俊諸

士勉哉斯三公者所望也任公名漢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董公名朴麻城人吳公名廷舉梧州人皆右參政

鍾陵書院碑

鍾陵書院在進賢縣學背學書院各據崇東南向而中限以衢始予毀南嶽廟也福勝寺僧謂學生陳雲章曰請以寺易廟陳生曰何也僧曰廟僻而寺臨衢且近市寺為書院則書院學各據崇相望也於學便陳生以告

子子曰可哉易之於是徙寺於廟而以寺為書院云教諭黄懿訓導談一鳳與陳生等來議書院事曰夫進賢者故南昌鍾陵鎮也割為縣書院稱鍾陵書院宜夫周子者故南昌尉也祠則周子子曰可哉於是書院立祠祠周子前立講堂祠左右齋四明通公溥有東西廊屋又立光霽亭云建昌府推官趙漢會權縣事頗葺其殘漏及知縣王紀至則建二門立碑又以南嶽廟故租九石零并田入之設門子守焉大槩亦若此焉矣王紀使

陳生求記予曰嗟書院厥予愆哉夫郡邑之設學也所以規賢也是故廬以居之使之安也廪以食之慮弗專也師以臨之友以親之經術是游養之端也異其冠衣示殊衆也建之以廟賢聖畢聚標之趨也朝鐘暮鼓課藝程能嚴惰縱也夫如是士猶不知踐道而書院者予奚以哉雖然士由是有興乎陳生曰自孔孟沒歷千餘歲絶矣夫周子起而後道復明也先生謂有興者以兹乎夫學以規之者常也聳耳目以新之則舉措焉存如

射者在庭揚觶以命耦周子者非文王猶興者也明通公溥其徑也光霽者彷彿乎形容之也夫書院可少哉書院地丈尺屋數刻諸碑陰

宗儒祠碑

宗儒祠舊名三賢祠三賢祠者祠唐李賔客宋周朱二公者也故皆木主弘治間江西按察司僉事提學蘇公止模周朱二公像于中而遷李賔客主于别室及副使邵公為提學則又以嘗從朱子講學於洞者十四人從

祠之攺曰宗儒祠十四人者林擇之蔡沈黄榦陳宓呂炎呂燾胡泳李燔黄灝彭方周耜彭蠡馮椅張洽也詳具書院姓氏志夢陽謹按宗本也法也又尊而主之也大凡為之本而可法使其尊而主之者皆曰宗故山曰岱宗水曰宗海大君曰宗子家之嫡曰大宗皆言尊而主之又為之本而法之也其學也則各以其趨而歸之者為宗如史記道者宗清虛陰陽者宗羲和法者宗理名者宗禮墨者宗墨而謂儒家者順陰陽明教化游文

六經留意仁義宗孔子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者是以
夫歸而趨之者亦以為之本而足法焉爾以為之本而
足法則必尊之以為之主尊之以為之主則各是其是
彼得與我毘峙而角立於是吾之所謂宗者或幾乎熄
矣故曰孔子没而微言絶孔子没百餘年幸而孟軻氏
起焉孟軻氏没千餘年又幸而周朱二公起焉自周朱
二公起於是天下始了然知有孔孟之傳莫不趨而歸
之夫然後吾之宗若山之岱水之海國之大君家之嫡

雖有不尊而主之者不可矣故曰周朱者儒之宗也且人孰不欲為聖賢然異境則必遷遷斯變變斯雜雜則流於清虛陰陽法名墨諸家故有雖始了然知孔孟之傳而終或入于禪者如游酢是也今學于斯者謁而見吾夫子及孟氏又見周朱二公誠惕惕若有闢也曰吾何舍此而從彼于是流者歸雜者一變者定遷者還真猶趨嫡趨君趨海趨岱者之為是誰之力使然哉故曰周朱者儒之宗也或問張程諸公不祠曰二公者此其

過化之地而朱子實為章明洞學主又是宗也周倡之而未成之也

六合亭碑

傳曰上下四方是曰六合是山也登之而見上下四方亭在白鹿洞廻流山上是山也四面嶄峭而其上平始予登之而見上下四方也謂知府章曰斯作亭請名予曰六合哉知府章退而謀諸工工曰山高四風毒日撼蝕霜雪西北之飈亭非石為柱易摧也會報有石柱六

臥於匡麓扛之來柱稜面也面如其柱數於是亭製準柱面數而咸六以合豈非天下一至奇至怪事哉是亭也左闕彭蠡五老在右諸足以名矣而不之名者彰六以合也亦大是亭焉耳何也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志非在山也是故六合者天下之義也人之言曰登不高見不遠古今登泰山者多矣何獨孔子登而小天下哉譬諸以量受物視其巨細為容誠非其人也登之而見五老彭蠡之在前不駭焉而眩者亦鮮矣矧能有上下

四方不能有上下四方矧能曰小天下故曰彰六以合者亦以大是亭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人之始非與聖殊也然卒不之大者非係於見不見哉故見之遠者登必高徒高者非能大者也故予之大是亭也又以俟夫能大者焉爾亭正德六年冬落成厥知府章之功再踰年予復來登之而知府霖從葢知府章亡踰年矣章劉氏惇信有惠政隆慶州人也予不欲泯其功故及其為人

南新二縣在城社學碑

社學者社立一學以教民之子所以養蒙歛才視化觀治者也自庠序教廢民之子蓋不復教之鄉而輙入其縣州府學其童子事未之習未知室家長幼之節而業已學先聖禮樂講朝廷君臣之禮矣按古制里有序鄉有庠民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太學少學者今縣州府學是已今既不教之鄉以為養蒙歛才之地

而縣州府學勢又不得盡蓄其才如此而欲視化以觀治難矣是以治天下者憂焉縣必里立一學曰社學設師斂才以養其蒙乃其師不曰予養蒙者也顧月徴其課金雞米酒食民之子或苦而不來則輒稟諸官句攝而鞭笞之民見其師非惟不養也而又苦其子曰是役我也則潛賄其胥吏而脫其子賄者脫貧者萃其師必饑餓謝之去官者則顧謂人曰甚哉社學之於治乖也茲說行則民志愈惑相扇以成俗至莫可救解高皇帝

嘗玆焉憂見其俗莫可救解又值天造初直發艱哉之嗟而止正統間既設提學之官又仰念高帝之憂之嗟也於是詔天下縣里設一學以教累朝因之於勑提學官也必玆諭之云今八十餘年矣而天下之社學卒不興成化初提學江西僉事潮州李公力為此刻石冀望然未聞繼其後者也今其所為學毀失亦盡矣古之制誠不宜於今邪抑天不欲復三代之治所謂有君而臣非其臣哉夫先其近則遠可屆舉乎大則細易力規畫

詳則循之可久予令俾先立社學于省城以為十二府之望十二府各立其社學自為其州縣望州縣又各立於其城市為諸鄉都望諸鄉都學則先大鄉都以及其小此亦遠近細大之義也南新二縣者省城縣也令立社學一十六曰民彝曰物理曰崇真曰洪恩曰高士曰奎章曰滄洲曰蓼洲曰通濟曰高節曰通真南昌學曰思賢曰文奎曰修仁曰崇文曰崇信新建學諸學附城內外布散而相錯余謂其官曰學精選教讀一如例復

其身待之誠禮勿令徵課金雞米酒食而苦民之子勿使民以是為役而潛脫之也教讀不才者黜之才者吾將舉而用於時又謂之曰自令非社學生其勿入於縣州府學曰此古移少學意也於是學又設門子一給其薪水或增屋以處其家室於乎其亦詳已亦足為他府州縣望焉已如此而猶有所不行其非予辜哉南昌社學始于知縣吳守正成之推官李先芳新建知縣游璡之為經營二縣社學則南昌縣學訓導逵賔云令以其

備細鐫之石下方立諸分司廳右

釣臺亭碑

李子遊於白鹿之洞顧山歷澗谷嶺合沓石灘茂林適杪秋之交風行瑟瑟颸颸回視五老峰垂在几榻於是洒然而樂也曰佳哉山矣乃與諸生泝澗搴蘿履石而上剔蘚考刻步自院門西百步有石突如危如仰而睇之劖曰釣臺俯之渟泓魚躍諸生曰此往者釣魚處也李子曰吁佳哉乃命即其上作亭焉亭成李子遊于其

上諸生從李子俯仰良久喟然而歎曰夫子今乃知釣可以喻學也諸生曰夫釣與學同乎李子曰夫釣者飭竿絲綴芳餌兀坐盤石之上凝精斂志沾沾而聽聤聤而視期取必獲蓋飢需之餔而渴俟之酤也乃竟日而不得一魚神荒氣沮投竿踽踽而歸路詠溪歌天日向暮諸生以為苦邪樂邪衆皆蹙頞弗懌曰苦矣李子曰假令以四海為壑明月為鉤以虹霓為絲以崑崙為盤石淩雲駕鴻超出天地倒視日月釣無不獲朝臨巨鼇

暮饌修鯨則汝顧之乎衆皆掀眉而喜曰願哉然無能焉李子曰夫釣以魚學以道故踞盤石兀坐竟日期取而必獲者計功者也假天地以為釣垂涎于不可必得者鶩遠者也計功者泥鶩遠者虛夫泥與虛不可以得魚而況于學乎是故君子以仁義為竿以彝倫為絲以六藝為餌以廣居正位為盤石以道德為淵以堯舜禹湯周孔相傳之心法為魚日涵而月泳之至而後取不躐其等不計不必積久而通小大必獲夫然後道可致

也是以君子身處一室而神遊天地矣夫然後以盤石為崑崙丈絲為霓寸鉤為月溪壑為四海鯫鮎為鼇鯨此所謂一貫之道也故曰釣可以喻學諸生乃斂色平心再拜而謝曰聞教矣書于石為記

提學江西分司題名碑

正德六年夏六月予奉勑提學江西至則詢人摭蹟考昔效故縮其太過懲非鑒良久之勃焉若有興也乃猶懼遺棄之於是以嘗提學江西者姓名籍銜刻之碑立

諸分司廳左遡子而上得十有四人惟我明受命諸府州縣各建學立師養育人材其始惟責之提調之官諸監察廵守者至稽勤惰而已後以績鮮而姦滋乃始設提學官廵督歲視之然謂非憲不貞也則官之按察之佐謂弗重也則給之勑謂弗專也則勑監察廵守者勿侵越謂弗行也則使朴提調者以刑謂刑或弗從也則使其糾否而理爭何也政不行則教不成政足以行矣乃其身不足以端本約不足以範俗嚴不足畏仁不足

愛有不足倚黜不足懲進不足勸公不足服明不足別
迂腐失名實言貌亂厥貞則是官也特贅焉爾矣傳曰
待其人而後行今議者不謂其人非也顧曰是官贅景
泰改元是官遂裁而不設是何異于因噎而廢食哉天
順七年則又設之至於今不裁前賊瑾之亂嘗議裁是
官矣不可而裁其敕內糾否而理爭者數條瑾誅諸制
復故嘗某以擯斥搜拔受是官自揣九者無一于已又
懼或失名實亂真也矧又大邦人才拜命恒怔怔惕若

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令者鑒古者也於是詢摭其人考效故昔冀寡過焉爾卒勃焉若有興者今既以十四人刻之碑予亦名續之來者不曰此贅官也可矣

盱江書院碑

盱江蓋故有書院令莫考其址今之書院則廢東嶽廟而為之者曰盱江者存故也予按江西郡縣江西故楚地其俗好鬼而尚巫於是至所按郡縣則令毀其鬼祠顧郡縣吏不皆才毀之率亦不大力也今年冬十有一

月予至建昌府安知府奎公廉而端厚趙推官漢志超厲而力向往南城知縣楊清亦慎密人也聞予言一日而毀其城内外思祠盡蓋十有五處十四處小為社學乃其一為今書院云書院屋議更置為廟為堂為齋為閣為號房為垣為門為坊擇士集而講習是廟故入租一百三十八石七斗又鳴山廢廟租八百五十四斗令其田悉歸之書院即以贍集習者書院址東西一十五丈五尺南北二十七丈五尺民居犬牙入者如其直取

馬諸所總之知府奎青成推官漢而同知何恩通判蘭

斌又咸克慎襄厥嘉事予始至建昌也訪度其土俗乃

喟然而歎曰嗟乎予今乃知利之為禍之大也蓋其土

俗重賈而輕業儒其言曰夫賈出本而入息歲有程筭

相當即不偶不甚遠夫儒者勞費而効遐者也即中科

第有官職富田宅衣馬庇耀其族黨然遡其供膳積費

不償所亡矣况未必皆有官職也信如斯言則業儒者

亦利爾可畏哉夫儒者讀書明理道辨義利者也是故

居則事其父兄入學則隆師而親友有官職則行所學以事其君令謂儒一切圖他日田宅衣馬而為是業誠賈之不若矣何則賈以利名者也儒者名固義也實則利其終也至於無君父師友茲其禍不可畏哉不可畏哉予旣令創是書院擇士集習于中復書其土俗於碑俾遊于斯者覽焉知吾之業非為有官職圖田宅衣馬苟志田宅衣馬莫若從其俗為賈毋混處以禍吾儒

曲江祠亭碑

贛江北奔入彭蠡湖千里猶建瓴也至豐城也觸磯頭

罔則俛而東南折數里始北達奔也登其罔望盡見其

奔北俛折之勢於是智者悟其理勇者究其氣仁者堅

其塞速者紓其謀亢者抑其志是故古之賢人才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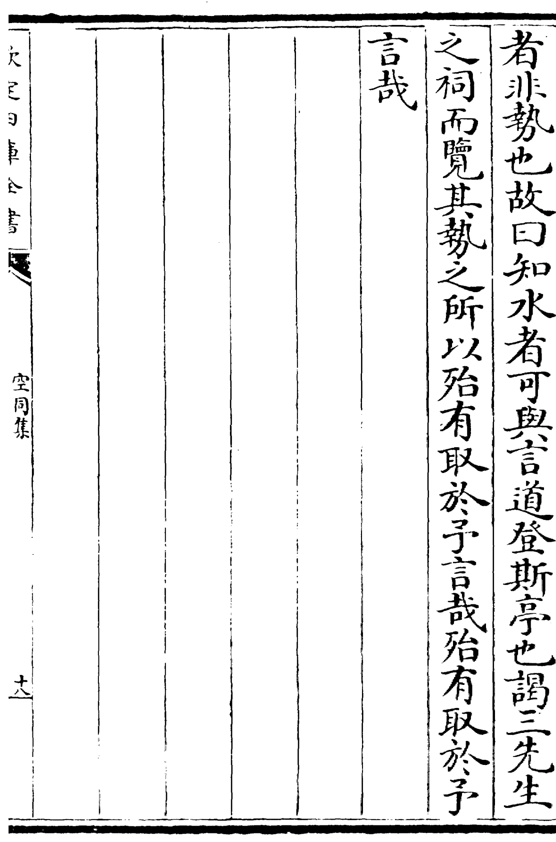
其鄉也游息增益其所不能過之登也依徐繾綣而弗

之忍去也故此夜扁舟之詠則有新安之朱磯山杖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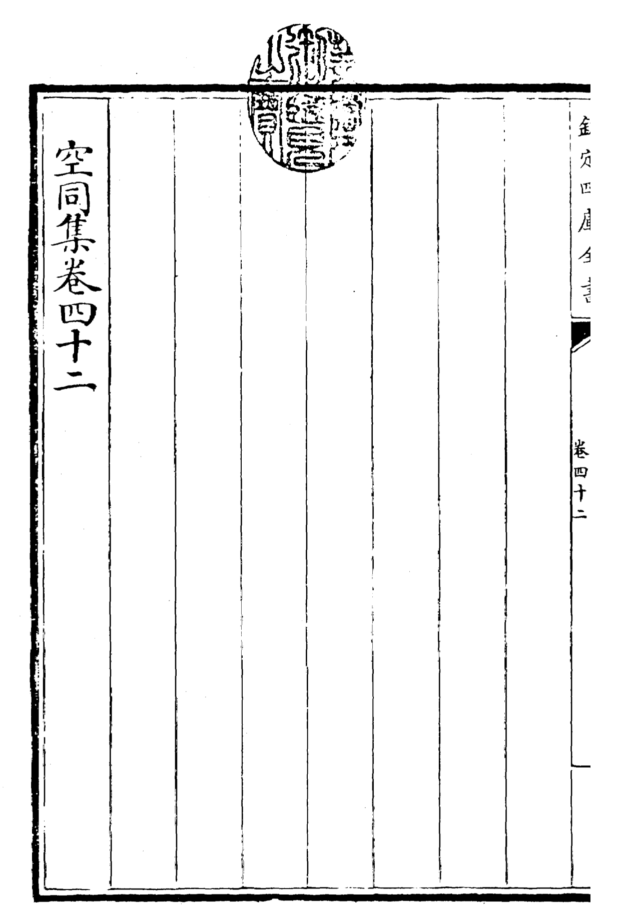
之章則有義山之李讀書往來其地則有雪坡之姚夫

三人者非世之所謂賢人才士邪是江也既與其詠章

而往來也則三人者不可不於其地祠之明矣正德七年夏五月予廵視豐城登岡望江曲之勢見其上有祠也而非其鬼乃立使去其鬼而作三先生主安於其内及予還也則知縣吳嘉聰業又作二亭祠後其最後亭有閣又最高登之益足以盡此江奔北俛折之勢夫理以曲賤勢以曲貴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謂理也何也智有所不投勇有所不用謀有不徑情志有不直遂仁有乗其定以驗其塞故曲者勢也終而必北



者非勢也故曰知水者可與言道登斯亭也謁三先生之祠而覽其勢之所以殆有取於予言哉殆有取於予言哉



空同集卷四十二